

二  
奶  
的  
審  
判

# 墮落天使

人類因夢想而偉大，  
也因夢想而失去自我。  
得與失之間，  
如何評斷？誰來評議？  
只有自己有這份權利，  
卻又不敢面對這個最後審判。

Leonlin◎著

墮落天使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墮落天使 / Leonlin著. —初版.—臺北市：

東觀國際文化，2003【民92】

面：公分 · ——

ISBN 986-7636-09-0 (平裝)

857.7

92012399



輕鬆閱讀 E1008

# 墮落天使

作 者 Leonlin

出版發行 東觀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120號2樓

電話 : +886-2-2397-2058

傳真 : +886-2-2397-4703

劃撥帳號 : 19714933

書店經銷 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52號2樓

電話 : +886-2-2245-1480

傳真 : +886-2-2245-1479

總 編 洪季楨

執行編輯 林美玲

封面設計 光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務統籌 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

校 對 林彥伶

出版日期 2003年10月 初版一刷

法律顧問 信業法律事務所 曾志青 律師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國際書碼 ISBN986-7636-09-0

Printed in Taiwan

本書定價 新台幣250元

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a close-up of a door's edge. On the left, a large, round door handle is partially visible. In the center, there is a rectangular metal plate with three circular holes, likely a lock or keyless entry system. To the right, another part of the door handle is visible. The door itself has a textured, slightly mottled appearance.

楔  
子

人們認為我很墮落，因為我是個二奶。

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只天秤，以及一件不願看清自己的透明盔甲，請諸位看完這篇之後，褪下那件無形的甲冑，將我跟你們放置於天秤的兩側，然後再罵我墮落。

雖是如此，心中僅存的自尊心與不服氣的心理，告訴自己我是位溫柔體貼、善解人意的天使，因為我用「高貴」的身心撫慰了遠涉重洋、拋妻棄兒來這兒打天下的男人。這些男人從何處飄洋過海而來呢？當然是台灣，一群帶著錢財、技術、還有最重要的精子，喜歡炫耀，卻又怕事怕死，努力繁榮我們內地的台巴子。

我叫柯宛煜，一位來自遼寧省的墮落天使，朋友都叫我小煜。還是先從我的過去說起，讓諸位瞭解為什麼我會甘願當個墮落天使，做個讓眾人看不起的二奶。

不過，「看不起」這個字眼是給那些保守、「舉止」嚴守倫理道德的人們看的，在他們面前我只能垂下頭來，無話可說，我真的很墮落。

但是，這個詞絕不是給那些假道學的傢伙瞧的。面對這些人，嘿嘿嘿……我竊笑他／她們比我还贱，不是竊笑，是狂笑！

一些比較有能力的老鄉翅膀硬了，立即飛往繁榮的大都會尋找出人頭地的機會，落腳於北京或者上海，而不是大連、瀋陽等這些東北大城。雖然後者美輪美奐、風光明媚，但跟前者比較起來，總是落後許多。

在瀋陽念大學時，每次寒暑假回到家裡，偶爾會碰到那位回鄉探親——重要的是炫耀自己在上海的模特兒界混得很不錯——大我一歲的鄰居——雁琴，瞧她前衛、時髦、自信的裝扮，思緒也隨著她講訴上海的繁華與五光十色的生活，而飛馳到那個十里洋場。

別說我幼稚，有幾個女孩不嚮往這身亮麗的打扮，以及光彩奪目的生活呢？不止是女人，男人也一樣，不然他們幹嘛買名車、名錶。因此，我決定到上海闖一闖，至少也見一下世面，而不是留在這個小縣城裡終老一生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旋即隻身前往上海，為自己的夢想打拼，應該說墮落吧。

人類因夢想而偉大，也因夢想而失去自我。

得與失之間，如何評斷？誰來評議？

只有自己有這份權利，卻又不敢去面對這個最後的審判。

墮落天使







椅子

人們認為我很墮落，因為我是個二奶。

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只天秤，以及一件不願看清自己的透明盔甲，請諸位看完這篇之後，褪下那件無形的甲冑，將我跟你們放置於天秤的兩側，然後再罵我墮落。

雖是如此，心中僅存的自尊心與不服氣的心理，告訴自己我是位溫柔體貼、善解人意的天使，因為我用「高貴」的身心撫慰了遠涉重洋、拋妻棄兒來這兒打天下的男人。這些男人從何處飄洋過海而來呢？當然是台灣，一群帶著錢財、技術、還有最重要的精子，喜歡炫耀，卻又怕事怕死，努力繁榮我們內地的台巴子。

我叫柯宛煜，一位來自遼寧省的墮落天使，朋友都叫我小煜。還是先從我的過去說起，讓諸位瞭解為什麼我會甘願當個墮落天使，做個讓眾人看不起的二奶。

不過，「看不起」這個字眼是給那些保守、「舉止」嚴守倫理道德的人們看的，在他們面前我只能垂下頭來，無話可說，我真的很墮落。

但是，這個詞絕不是給那些假道學的傢伙瞧的。面對這些人，嘿嘿嘿……我竊笑他／她們比我还贱，不是竊笑，是狂笑！

一些比較有能力的老鄉翅膀硬了，立即飛往繁榮的大都會尋找出人頭地的機會，落腳於北京或者上海，而不是大連、瀋陽等這些東北大城。雖然後者美輪美奐、風光明媚，但跟前者比較起來，總是落後許多。

在瀋陽念大學時，每次寒暑假回到家裡，偶爾會碰到那位回鄉探親——重要的是炫耀自己在上海的模特兒界混得很不錯——大我一歲的鄰居——雁琴，瞧她前衛、時髦、自信的裝扮，思緒也隨著她講訴上海的繁華與五光十色的生活，而飛馳到那個十里洋場。

別說我幼稚，有幾個女孩不嚮往這身亮麗的打扮，以及光彩奪目的生活呢？不止是女人，男人也一樣，不然他們幹嘛買名車、名錶。因此，我決定到上海闖一闖，至少也見一下世面，而不是留在這個小縣城裡終老一生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旋即隻身前往上海，為自己的夢想打拼，應該說墮落吧。

人類因夢想而偉大，也因夢想而失去自我。

得與失之間，如何評斷？誰來評議？

只有自己有這份權利，卻又不敢去面對這個最後的審判。





1

風  
往  
南  
吹

隨風飛往大都會，  
是不認命的拼搏？  
還是渴望多彩多姿的生活？

小暑，我站在既陌生又嚮往的上海火車站，漾出興奮與膽怯交織而成的表情瞅著過往的人群。來接我的是一位老鄉，不過她卻是神色無奈地搖著頭說：『小煜，留在東北不是很好嗎？你怎麼真的來了！這裡是人吃人的城市呀！唉！來了就好。』她叫夏玖波，是我的高中同學，專科畢業之後，跟我同樣抱著滿腔熱血與憧憬來到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一圓夢想。

我一聽到她的話語，赫然一驚，尤其那聲拉長的「唉」字，讓我不禁心頭輕顫，暗自嘀咕著：『幹嘛呀！人家才剛來上海，就給我潑冷水。又不會給你帶來麻煩，房租和水電一樣會付給你呀。』頓時有種遭老同學冷眼的感覺。受了委屈的眼淚只敢往肚子裡吞，不敢在臉上表露出來，還必須裝出撒嬌的神色，拉著她的衣袖嗲嗲地說：『小波，別這樣啦，人家可是千里迢迢來投靠你耶！』

『呵呵……』她苦笑地說：『知道啦，我們都是老同學了。走吧！』她拎起我的包袱，一手拉著我往車站外面走去。

小波那句乍聽極為冷酷又無情的話語，過了一段日子，才發覺那是她的肺腑之言，是真切關心我才說的話。只是當時我還做著美夢，無法體會她的用心，甚至還對她有些許的怨言。真

是良藥苦口！

我仰望櫛比林立的大樓，人來車往的繁華街道，白熾的夏日陽光灑在雀躍不已的細胞，血液撐滿細小的血管，激動地汨汨淌流，我心裡不禁吶喊：『上海，我來了！』

我們轉了兩趟公交車來到一排排陳舊的石庫門房子，繁榮的景象已不復見，我愕然又天真地說：『上海還有這種古董級的房子呀！』

『妳以為上海人都很有錢嗎？錯了。有錢的只是少部分的生意人、位高權重的公司高階主管，以及高科技產業的員工，大部分的人們雖然打扮亮麗，荷包裡卻是羞澀。尤其像我們這種外地來的打工妹，更是辛苦！』

我狐疑地瞅了她一眼，辛酸、蕭瑟、落寞與堅毅編織而成的面紗輕罩於她那年輕的臉龐。過了兩天，我才開始嚐到這種心酸的滋味。

小波只是個小秘書，無權無位，根本沒辦法幫我謀份工作。不過她挺用心地告訴我職業介紹所和人才交流中心在哪裡，要注意哪些就業陷阱，哪兒有比較便宜的網咖可上網找工作，公

交車該怎麼搭，地鐵如何坐等細節。我凝視著她專注在地圖畫記號的臉龐，心裡喃喃說著：『對不起，小波，誤會你了。』

一個禮拜過去了，求職的過程並不順利。自己不是上海人，又不是熱門大學畢業，更不是碩士或博士，念的又是冷門科系，連寄一份履歷表的機會也沒。

太陽已冉冉被流光溢彩的霓虹所吞噬，明亮的燈光取代了閃耀的繁星，左鄰右舍的電視聲音在凝滯悶熱的空氣中交錯傳播。我像一尊沒有靈魂的雕像，雙手抓著一塊麵包，眼神迷惘地眺望窗外的一切，腦子也停止運作。

此時，我聽到門鎖轉動的聲音，小波回來了！但我仍動也不動。直到燈光照亮了這間陰暗的斗室，眼睛頓時受不了明亮的光線，不禁瞇起雙眸來適應，我的靈魂才又降臨到這副身軀。

『小煜，妳在家呀，怎麼不開燈呢？害我嚇了一跳。』

我回頭瞅了小波一眼，見她滿臉疲憊，我輕聲呢喃：『反正吃晚餐嘛，』我揚了一下手中的麵包，『也用不著開燈，既能省點電費，又可以欣賞窗外的夜景。』

『夜景！呵呵……這裡又不是外灘，那有什麼夜景可看呢？是不是還沒找到工作？』

『欸，連寄履歷表的機會也沒呀！』

小波低頭咬著手指，沉思了一會，『小煜，也許你不一定找跟妳所念的科系相同的工作，

標準不要訂的太高，只要覺得工作內容妳可以勝任，重要的是不會排斥，就可以寄履歷表。騎驢找馬嘛，有了工作心裡也踏實些，再慢慢找合適的工作。妳認為怎樣呢？」

我惶惶然地看著她，像個機器人般點了點頭，『現在只能這樣子了。』

小波的方法奏效了，終於有公司叫我去面試。不過，主管一瞧我的履歷表便說道：『妳不是上海人呀！可惜。不好意思，妳念的科系不是我們所要的，我們需要有經驗的人員。』

其實這些挫折還好，至少他們都還挺有禮貌的。就算面無表情，滿嘴客套話，但語氣也不至於輕薄或嘲諷。

有次我踏入一棟嶄新亮麗的大樓面試，那個主管鄙夷地瞥了我的履歷表一眼，然後嘲笑地說：『妳既不是熱門大學畢業，又不是主修相關科系，更沒有工作經驗，怎麼敢寄履歷表來呢？』

我沒多說一句話，只是微笑淡淡地說：『對不起，打擾您了。』隨即轉身離去。

當我踏出了那棟玻璃帷幕的高聳大樓，臉色立即沉了下來，心裡開始咒罵：什麼爛公司嘛！